

尤乙

# 汴梁

# 沙尘忆

◎沙尘暴。

军列沿津浦路北上,至徐州西折,短短几小时后,就到了古城开封。

几乎在踏上站台的同时,我就感觉到了那沙尘的威势。脚下仍然是平和、安宁的,可抬眼四望,蓝天先自黄了半边,有轰然之声隐隐滚动,远处的树梢在这声响中簌簌颤抖,一只墨染般漆黑的狗,铿然撞出低矮的扳道房,叉开四足,向着昊昊苍天嗥嗥地吠将起来,煞是凄怆……

弹指三十年,我这个曾经戎装在身的过客,如今早已解甲南归,可古都汴梁给予我的第一印象,依然铭心刻骨。只要稍一念及,就仿佛又见那滔滔沙尘奔将过来(当年还没有“沙尘暴”这个概念),耳朵、鼻孔俱被沙粒封堵,眼睁不得,嘴张不开,走路须脊背朝前,俨若背负一堵厚实的墙,再严密的门窗也无法遏制风沙的夺隙而入;正午的天时,会变得如同愁惨惨的黄昏,太阳失去了光辉,黯然似一只余浮于黄水浊流中的圆盘儿……

汴梁忆,最忆是沙尘。

记得军机关托儿所的一位开封籍姑娘曾对我说:“一刮风,开封就变得不像是人呆的地方了。”话虽偏激了一点,但也颇能说明问题。

于此,我不免对睿智的祖先产生了疑惑,偌大一个中国,何处不风流,干吗偏偏设都风口?战国以降,魏、梁、晋、汉、周,以及北宋、金等朝代,居然屡屡建都于此。

如今看这个问题,也许连中学生都会嘲笑我的浅薄,可在当时,我确实不知道汴梁沙尘始于一九三八年的花园口决堤,而非古已有之,在我仅仅高小毕业的知识储存中,那时还没有“黄泛区”这个概念,也不知道与“沙、碱、水、旱、蝗”这五灾并列的第六灾“汤”,是指国民党军阀汤恩伯。

天灾与人祸并列,孰为先?

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业已对社会刊布的民国历史档案中,我看到了有关花园口决堤的真实记载。

最先提出“以水代兵”掘堤黄河的,是国民党弄臣陈果夫。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,他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函中写道:“只须将沁河附近北堤决开,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,则我大厄可解,而敌反居危地。”

当时,日军第十四师团长土肥原贤三已攻取保定,正沿石家庄、邯郸、安阳、新乡一线前进,一举控制了黄河渡口。陈果夫信中所说的“大厄”即指此。

据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记载(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同),蒋介石见函后,当即批示:“电程长官(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)核办。”这是在整个决堤议定过程中,蒋介石留下的唯一亲笔。

然而,事情的进展,并非如陈果夫所言掘开北堤。

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,沿陇海路西犯的日军攻陷归德(河南商丘),六月一日又陷睢县,近迫兰封、杞县。程潜认为:“如果我军此后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起、经郑州至许昌之线。”日军将“最后由西安略取汉中,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。”而此时开封已不可守,故只有掘黄河南堤可以将日军隔绝在豫东,俾郑州得以保全。

程潜的动议,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,并限于六月四日夜十二时掘堤放水,选壤于中牟县境赵口地方,由第一战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督工。

六月四日上午六时,商震所部五十三军的一个团开始行动,然而直至六月五日上午,固守的赵口堤防仍未掘开。蒋介石在武汉得悉此事后,打电话命令商震:“严厉督促实行。”商震连忙加派三十九军刘和鼎一个团协助掘

万方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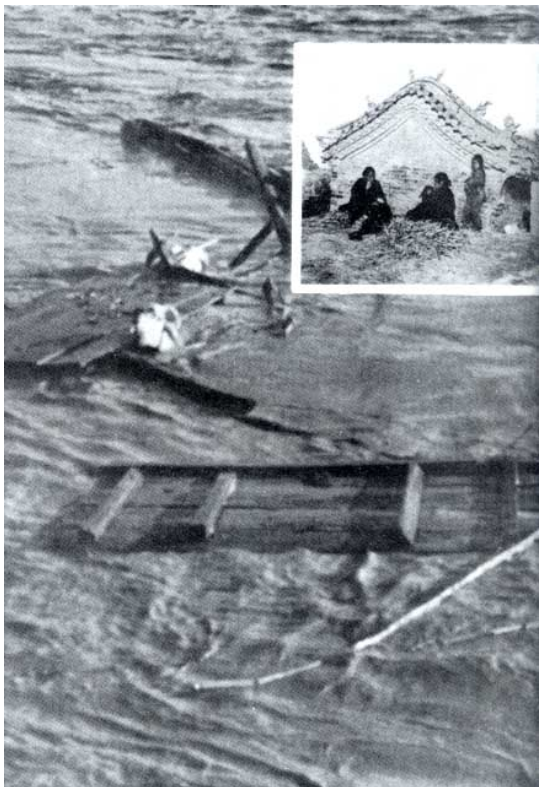
22

堤,并“悬赏千元(法币),期于当夜工程完成,实行放水。”经用炸药爆破,至下午八时许,堤防掘开,开始放水,然而仅流丈余,便因“缺口两岸内斜面过于急峻,遂致倾颓,水流阻塞不通。”第一次决口乃告失败。

无奈,刘和鼎只得“在第一次决口迤东三十米处,另派一团作第二道之决口。”六月六日和七日两天,该部又掘开两道口子,“起初水势甚猛,后以颓塌阻塞,虽数次悬赏疏通,亦未生效”。蒋介石得悉两次掘堤均告失败,“异常焦灼,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况”。同时命新八师蒋在珍部,加派步兵一团,前往赵口协助。蒋在珍了解情况后,建议另择址花园口作第三次掘堤。

另据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记载,六月八日,商震电令:“如于本夜十二时放水,总司令奖法币二千元,如明天午前六时完成,则奖一千元。”蒋在珍调令两个团兵力,分由河堤南北两面同时动工,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,待一切完成后,于六月九日午前九时放水。黄河居高临下,最初水势不大,因主流线未南移。至午后一时许,水势骤猛,似万马奔腾,一泻千里。决口因水势而溃大,第二天又下了一整天雨,河水流量增大,“水深丈余,浪高三尺”,豫东、皖北地区,顿成泽国。

此役虽使日军损失了大量的部队和辎重,沿陇海路两侧西进的计划也遭粉碎,然而,它给黄河两岸人民带来的灾难更为惨重。事后,黄河水沿贾鲁河入颍河、西淝河注入淮河,淹没河南、安徽及江苏三省所属四十四县,五万四千平方公里土地,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万,淹死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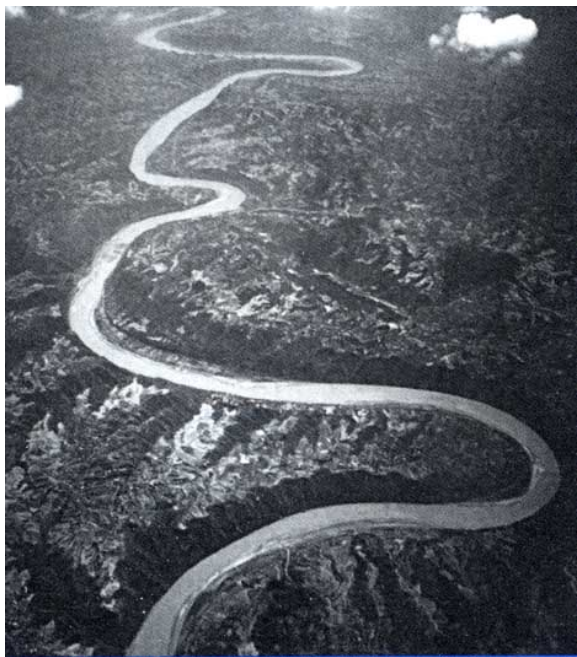
◎洪水使黄河灾民无家可归, 露宿龙王庙旁。

十九万人。一九四七年堵口后,泛区变成沙荒地。汴梁风尘,即由此始,并延宕至今。电影《焦裕禄》所表现的兰考与开封毗邻,其中狂风肆虐,沙尘滚滚的镜头,便是黄泛区的真实注解。

费时有日,当我终于理清这段史实,从多年来困惑不解的混沌中抬起头来,内心的郁愤汹涌如奔突的地火,咚咚地撞击在胸膛。那长期遭人厌绝、恨极的汴梁风尘,瞬间变作凄惨、悲凉的呜咽,它该是从累累数十万中原白骨间拔地生成、席卷而来的,腾腾落落皆因覆盆之冤难雪,亡灵作祟所致,不搅它个遮天蔽日,无以惊人寰,愤来世。以堂堂数百万之众的“国军”精锐之师,非但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,反而陷黎民于洪荒,血流漂杵,哀鸿遍野。两相比照,如此昏聩的政府,如此低能的军队,能不让人仰天长叹!

岁月易逝,当有关黄泛区形成的隐情终于从“绝密”文件变成开放档案后,当历史不再鬼鬼祟祟地糊弄后人时,当我也从当年的懵懂无知稍稍进化到有所长进时,对留有自己青春踪迹的汴梁的追怀自然更深了一层。偶见有古都的消息披露报端,不免格外关注。然而,对汴梁沙尘的治理,迄今少见报道。不知那里于今如何?

愿汴梁之犬仰天息吠!愿泛区大地清澄有日!



◎九曲黄河。